#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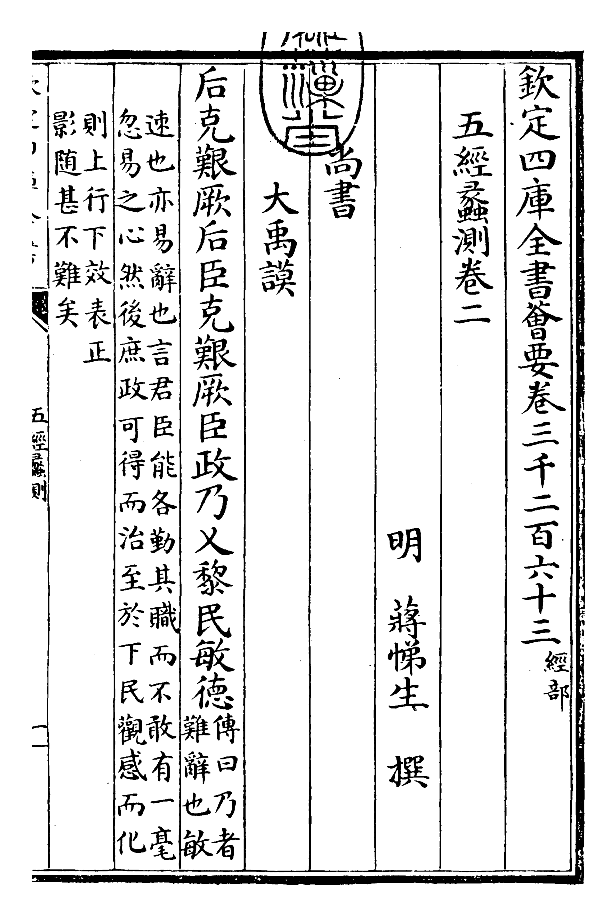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五經蠡測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六十三 經部

## 五經蠡測卷二

明 蔣悌生 撰

## 尚書

### 大禹謨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傳曰乃者難辭也敏速也亦易辭也言君臣能各勤其職而不敢有一毫忽易之心然後庶政可得而治至於下民觀感而化則上行下效表正影隨甚不難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心無己私而仁智兼盡惟聖者能之惟狃于己私故好自用而仁智鮮及惟聖人無我故能舍己之私見而從人之善言也鰥寡孤獨民之無告者撫之使得其養此仁之至困窮之士不能自拔者舉之使盡其才此智之盡　堯舉舜于側微正不廢困窮之大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理氣之禀出于天而殊分知行之學盡于己而同歸

此聖學相傳之心法也人稟天地之氣以成形而有耳目鼻口之欲所謂人心也稟天地之理以為性而具仁義禮智之善所謂道心也人心感物斯生情肆益熾故危而不可持道心無形與聲不可見聞故微而不易求惟聖人先知先覺欲立教以示人使之察其微而使著制其危而就安也惟精者審察夫人心道心之所以異能擇之而不差故謂之精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中庸所謂擇善明善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之事也惟一者既知夫至理之所在則必力行以求至使人心聽命于道心而不二故謂之一即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修身中庸所謂固執誠身孟子所謂存心養性行之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知之至行之盡使人心發見之頃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不踰于本然之則即所謂執中也在大學則為止至善在中庸則為中在周子則謂之太極湯之建中武王之建極皆一理也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顔曾思孟道統之傳傳此而已大學所謂明明德明此而已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修此而已論語開卷言學學此而已孟子開卷嚴義利之分正所以辯人心道心之源故朱子于四書篇首集注其旨大同小異實與此章相表裏讀者當融會而貫通之不可以差殊觀○此章乃一書之樞紐蔡傳全用朱子中庸章句序訓釋乃朱子曾經訂正無餘藴矣今日課講義正不欲全蹈襲前人語必主其說而演繹發明之庶幾得融會貫通之趣云

## 臯陶謨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有智仁之實斯有智仁之效仁且智聖人之德也然

體備於已而用施於人惟實德之備於已者有兼至則效驗之著于人自有不可揜者知人謂之哲者智之至則其用之所施能舉天下之賢而任官使矣安民謂之惠者仁之至則其用之所及能入人心而不能忘矣哲也惠也智仁之實德也官人也民懐也智仁之效驗也二者兼盡帝堯猶難況其下乎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此言天下之言善者雖非一端而人之稱善者必考

其實行此帝世取人之法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此言人才生于聖人之世既因其材而篤之則亦隨其材而用之也日宣日嚴祗敬因其材而篤之也浚明有家亮采有邦隨其材而用之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章言人君當正巳以率下固慮夫事之萌於微者為可畏人君當盡心於求賢尤思夫職之原於天者

不敢忽葢人君一身所以表正萬邦而天下之事固宜廣求賢才以共治之也是故克勤克儉君當以身先之使諸侯有所則效不可怠惰放肆以蕖之所以然者葢以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何可以不懼也若夫庶職之繁不能以獨治當旁求俊彥以共理之不可使野有遺賢而朝有曠職所以然者誠以百官庶事皆曰天職君臣皆代天理物者也一職或曠則獲戾于天矣其敢忽而不敬乎始之無教

而制一已之私終之無曠而合天人之理人君正已用人之道於斯備矣

益稷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聖人於治水之初親執其勞而所以濟民急者既有其助聖人施治水之功能順其序而所以養民生者尤得其人益斯民之得遂其安養者皆由於聖人治

水之功而一時同功共事之臣各有所長則於敘功之時初不沒其善也

仲虺之誥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蔡傳云爽明也言天使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今詳上下文義恐不然只是指夏而言爽如不爽之爽差失之謂言天不善夏之所行故使商受命以代夏使失其衆也如此觧與下文簡賢附勢文意相屬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此章言成湯之德性不偏好故賢能之任不混所施心無私繫故君德之及感人者深人惟牽于物欲之私故行事鮮能盡善惟聖人無私是以從政臨民莫不合於當然之則也聲色貨利常人所嗜好也湯則不邇不殖天性之不偏也賢者授之以官能者酬之以賞各適其宜也人之有善若已有之用之而不疑已之有過勇於自克改之而不憚心公而無私繫也寛仁君德之大端也寛則得衆仁則能愛人推此以

及人民信而德顯矣葢其心之不偏無我者出治之根本彰信於兆民者德政之效驗也惟其存于中者醇粹而無疵則見諸外者泛應而曲當有諸巳者光輝而篤實則孚于人者顯著而周徧論聖人之德亦可謂備矣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矜代自用則賢能不為用民豈能信乎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章言王者於善善惡惡之科各因其自然之理而

施之初非有意于其間也葢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君惟能舉措得義則人心服而大業由以盛矣賢德忠良之人在彼有可好之實故我從而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之人在彼有可惡之理故我從而兼攻取侮之聖人曷嘗有私好惡哉因其有可好可惡隨物應之乃自然之理也於己何與焉此人心之所以服邦國所由昌也賢者才德兼備德未必有才賢重于德也忠者盡心事君良者行已易直忠重于良也所謂由大以及小也弱者不

能自振昧者不明于理亂者紀綱廢壞亡者逆天反常亂亡重于弱昧也所謂由小以及大也推者草而去之之謂固者殖而厚之之謂篇末言殖有禮即佑輔顯遂之事覆昏暴即兼攻取侮之事仲虺何屢言之葢湯征自葛始其後韋顧既伐及昆吾夏桀十一征而有天下皆兼攻取侮也其餘五等邦君非黨惡者皆仍舊封湯皆撫而有之湯之衡正在于此故仲虺言此乃應天順人之事非已之私所以釋湯之慙湯誕告萬方凡我造邦一節即賢德忠良之諸侯仍舊封者湯復諭之戒其為不善勸其為善即仲虺之意也○佑助也有加爵賞之意輔者扶植之顯者表其名遂者即其舊四字亦自有輕重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此章言聖人明明德於天下而庶民同一歸極聖人

能全天命之性而内外兼有所養也葢禮義者人性之所同得惟聖人為能全之是以立中正以為民表而人心有同然者於是取則焉則會極歸極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德也中也義也禮也一理也自人性而言故曰禮義自其禀於天而得於已而言故謂之德以表立於此而四方取正而言故謂之中其實一理而已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皆以脩身為本而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而本諸

身者曰由仁義行武王建其有極而民之會極歸極則曰遵王之道遵王之義誠以仁義禮智乃人心所固有但衆人汩於私欲而亡之聖人則能明其德而全之是以存心養性以立其大本窮理處事以達其大用立中正之表以為民準使之皆有所取正而無過不及之差所謂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者大舜湯武其揆一也顧諟天之明命日新又新懋昭大德也孟子曰湯執中即建中於民也以義制事義以方外

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内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懋昭大德在是建中於民亦不外是矣

湯誥

天命弗僣賁若草木言天命不差賁然易見如草木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因其自然之理而付之初無意用力也罪人黜伏傾者覆之也兆民允殖栽者培之也如此解似有理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章乃成湯革命之後布維新之命以與天下更始亦不越乎懲勸二端而已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懲其為惡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勸其為善典即彞也謂先王舊章也慆淫以情欲而言人能禁止其一已之私無慆淫之失則能守其典常而不從非常之舉矣造邦繫之我建侯之令自天子出守典繫之爾述職乃諸侯之常事

太甲上

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今案四代之書史氏紀載每篇首史臣已有本序典謨語簡重本序亦略提大綱篇中君臣問答語意自明白可尋如五子之歌伊訓篇首本序極詳悉何用小序贅出至太甲篇首言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一段畢復更端又言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又一段畢又言王未克變及居桐悔悟篇終又言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以終首篇之意而發次篇之言皆史氏之辭以貫紀載一篇之意既詳且明故曰書小序可以無此類可見後多倣此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自周二字對嗣王看則自字分明指先王之自周如周于德之周完密而無罅隙之謂言夏之先王自省其身無罅隙之可議故能有始有終相亦蒙君之及亦能有終見得君重于相使太甲知自謹不可恃伊尹而縱欲如此語意自順不必引國語施氏之言

王惟庸罔念聞庸訓用作六字一句為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啓廸後人丕大顯明也詳

文意只是言成湯急於求賢為子孫計故於未明以至于大明之時往往坐以待旦其所以勤勞不遑安寢者惟欲廣求賢俊以開導後人也如前篇數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之意葢先王圖治之道為後世慮固非一端然莫急于求賢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丕顯二字下無所繫若訓為洗濯澡雪大明其德恐語意不倫太甲三篇皆文從字順不應二字如此艱澁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此數語專為發明止字之義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即至善之所在也不可有毫髪之過亦不可有毫髪之不

及過不及則非所止矣凡物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如括之度射之止也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人之止也虞人之於射尚知審其括之合于度然後發矢况人君可不慎求其所止之地而後行乎益伊尹以虞人審射之的明人君敬身之要也省字喻欽字度字喻止字釋字喻行字欽者敬之至也欽厥止敬之于心率乃祖攸行見諸行事惟能敬求其所止然後見諸行事而無失欲其見諸行事而無失又莫若近法乃祖之所行為易守益乃祖之所行又皆得其所止而止之之事也

予弗狎于弗順詳文意及事理乃伊尹自言我不能狎習于不順義理之人是以有桐宫之舉此正可見伊尹有任底意思若依蔡傳所解則弗字下欠一使字所謂不順義理之人正指太甲也伊尹既訓之不惠于阿衡又作書訓之又庸罔念聞又訓之王未克變再三訓誨而不改故承上文而言予弗

狎于弗順文意甚明孟子集注正如此解

太甲下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治而謂之道者指義理之當行者而言如三綱五常天敘天秩禮樂制度之類皆是也亂而謂之事者指人情所作為者而言聲色犬馬賦斂威虐之類是也蔡傳損益二字莫若作因革則天叙天秩皆在其中

咸有一德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其慎嚴之于未任之前惟和惟一信之于既任之後非難非慎則所任或非其人非和非一則賢者亦不肯為用其者不易決之辭惟者不可易之義孟子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此其難其慎之謂

##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率者民相率也曰者民之揞言也我王民稱盤庚也此一節乃史臣述盤庚將遷殷民不從出怨懟之辭如此也言盤庚將遷都于殷民不肯往居相率號呼衆皆愁慼而出揞言曰自我王即位以來既定居于此矣方愛民非害民也今乃不能相正以生乃稽之于卜曰無如我民何此皆民之怨言其意若曰自始至今既安居久矣今乃無故信卜筮無根之言而造此非常之舉動寧不使我民流離轉徙以害其

生乎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凡六十三字錯簡當在無傲從康之下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此錯簡當在其如台之下承上文民有怨言盤庚乃出教令以諭衆令各從其在位之人以來勿以遷都為異常之事但以尋常舊日所行正法度之事

視之可也葢以舊日法度在下臣民必順上所行無在下各執私見之理大意謂今日之事各宜洗心滌慮盡其情實不可有先入之私見或有細民言有可悉毋得遏之使不得上達議論詳悉則遷都利害必有至當不易之論故王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以聽王之號令也此等語正是篇首發端語不應在底綏

四方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此簡當錯在先王有服之上此以下乃盤庚誥臣民之辭黜乃心無傲從康乃一篇之大旨其下云云皆所以釋二句之意○如蔡傳所解率籲衆慼出矢言作盤庚之言但此句繫于民不適有居之下作盤庚言恐語意不順我王作盤庚稱祖乙恐非嗣王稱先王之體既言先王有服至底綏四方許多告諭復言盤庚斆于

民王若曰于下恐錯亂無序非誥臣民之體況王命衆悉至于庭然後告諭衆未至又告戒何人中篇首言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正與上篇盤庚斅于民一節數語文勢相似乃史臣發端語錯簡甚明

先王有服此一節大意言不遷都之害

若顛木之有由蘖此一節言遷都之利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此一節言先王之時君令臣從同心一體今汝造為浮言不息起信傾危淺見之人

以沮遷都之謀我不知汝之心有不平何謂乎訟者心不平也含德言其不盡情實包藏于心如上文伏小人之箴匿厥指之類觀火視火之燃也火始燃則當撲滅之不可坐視其燃至于燎原則不可救矣今我聞汝浮言不急治汝是我拙謀長汝之過亦猶坐視火之燃而轉熾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言汝不諧叶善言於民是汝自生毒害自取敗禍姦宄于身導民為惡自承其痛雖悔何追小民之言有不從之者尚有口過況我為君能制汝死命汝何敢不禀命于我而輙造浮言以扇動民心乎汝之所為若此恐必至于陷溺其衆庶也若火之始燃早當撲滅若至燎原則不可嚮邇其尚可撲滅乎喻浮言早當禁止若復縱至于沮謀害成則必加刑罰是汝自取之非我之過也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如淫佚之佚過也言邦之不臧皆由汝浮言之所致我必重罰汝也邦之臧惟汝衆中結用德彰厥善之意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中結用罪伐厥死之意所謂佚罰即代死之義也故篇終復斷之曰罰及爾身弗可悔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盤庚引遲任之言意謂國有大事必求世臣大家與之謀者以其與國同休戚故也器非求舊維新者舊則敝壞新則完固耿之圮亦由器之舊遷于殷亦猶求新器也

## 盤庚中

罔不惟民之承承字有三義承載承奉承順人君一人在上庶民在下所以承載其君此以形勢言庶民出賦稅以供上用出力以供上役此以事言所以承奉其君上令下從風行草偃不敢有違此以理言所以承順其君此三義皆可通何必訓為敬下文承汝俾汝義同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浮言之惑人能使陷于邪僻而不及于中正涉于迂遠而不切于

事情

茲予有亂政同位亂政指具貝玉造浮言之人不必訓作治字具即下篇總字之義

盤庚下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當時大家

世族有田祿沃饒之利故安土重遷造為浮言以沮遷都之謀夫專一已之利必不恤于民生盤庚三篇大意在此中篇既以具乃貝玉與往哉生生析言之至終篇遂以好貨與生生對言而申言之以明遷都乃上下生生不窮之利不遷則世臣之利而小民之害也○今案上篇乃盤庚始有遷都之謀世臣不利故造浮言以惑衆愚民無知怨咨蠭起不肯遷盤庚乃出教令大意皆責在位之人多示嚴刑以威之中

篇則臣民已遵教令浮言已息遷都有期臨行告諭之辭大意皆諭民庶在位既從下民如風行草偃不必示以威惟慮塗中有冦攘竊發故特嚴刑以禁之下篇則既遷殷上下奠居勞事已過將享安業故統諭之皆撫綏之意上篇威多于恩中篇恩威並行下篇施威崇恩此盤庚三篇之殊義也○又案篇內如丕乃等語乃一時方言先儒謂周誥殷盤詰曲聱牙今觀周誥尤甚于殷盤蓋篇中語多是一時方言加以有錯簡脫悮是以難解未免以意逆志而後可通耳

## 說命上

說築傅巖之野 築作版築之義為是

王置諸其左右 師其學也愚嘗曰高宗之于傅說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治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者皆資其輔益之義金作礪一器之小者望其朝夕有切磋琢磨之功使巳德日修而至于成器濟川舟楫望其急難相濟則澤及乎人矣大旱作霖則澤及天下如天地之功用非人力所可及所謂一節深于一節者此也

啓乃心沃朕心蔡傳獻飫二字莫若浹洽為佳

若藥弗瞑眩朗說之極言若跣弗視地勉巳之慎行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此二句總結上文言能敬我所命之語則庶其為有終也

說命中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言聰明不加一語天道

無為不待贊也聖言時憲人君當法天行事與天為一不可異也臣言欽若當敬順其君之所為敬順其君即所以敬順乎天不敢忽也君之時憲臣之欽若皆非易事至于民之從乂則不勞而治矣此四句與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四語大旨相同此雖不言克艱而君臣交相責難之意皆在其中矣○自惟天聰明至事神則難乃傅說畫一以告高宗也每句以惟之一語發其更端各主一事而言蔡傳分為九節今觀第一節槩言為君為臣之難第二節槩言人君賞善罰惡之要第三節槩言用君子棄小人之道此三節統言其大綱慮善以動之下枚舉其細目蓋亦莫非脩己治人之良法黷于祭祀亦是舉一節而言蔡傳未辯高宗肜日非高宗之祭故以此為因其失而正之恐非是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言王誠能為信力行而不以為難則信合先王之成德若作亦不為難案下文頗不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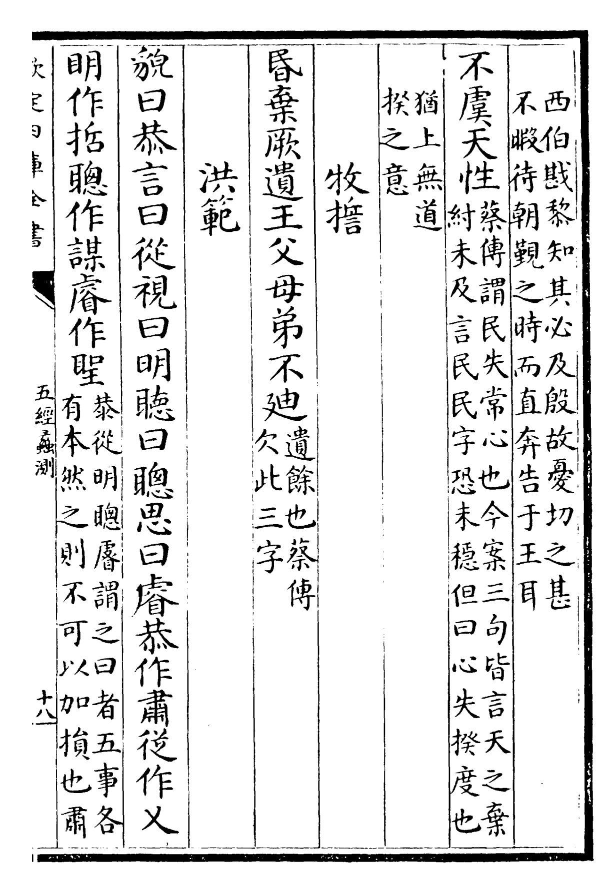
高宗肜日

嘗觀祖己訓王之辭激切如許乃忠臣告昏主之言竊疑高宗踐祚之始夢帝得說此乃歷古亘今罕有之事自非誠心與天無間何以得此蓋非凡主不應暮年昏耄如許又若為高宗時事篇首但當稱王不當稱廟號則為嗣王之書無疑蓋祖庚肜祭高宗之

廟而有此異故祖己作書訓王也又案商王皆以十日干為王號獨中宗高宗既以大戊武丁號又以宗稱益以宗稱者皆殁世之後定其謚號見其盛德大功非他王可比故以宗稱始為不祧之廟必無晚歲失德之理周公作無逸以中宗高宗與文王並稱其賢可見今見鄒氏音釋已如此說當從鄒說為是

西伯戡黎

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傳謂自其邑奔走來告紂未審何所據竊疑臣朝君必有其節祖伊聞





西伯戡黎知其必及殷故憂切之甚不暇待朝覲之時而直奔告于王耳

不虞天性蔡傳謂民失常心也今案三句皆言天之棄紂未及言民民字恐未穩但曰心失揆度也猶上無道揆之意

牧播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遺餘也蔡傳欠此三字

洪範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恭從明聰睿謂之曰者五事各有本然之則不可以加損也肅

又指謀聖謂之曰作德之成就猶賴進修之功也恭而作肅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從而作乂則事有條理而不亂矣明而作指則知之至而于天之理無所疑聽而作謀則慮之審而于天下之事無所謬此四德之用施于外者然也至于心之官則思專主于内思通乎微則其妙用神化不測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有以兼統四德非若貌言視聽之司各主一事而不能以相通内外交脩大小兼養人道踐形之學至此備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天地有自然之數聖人有當然之理天地有中數而不得聖人則中數無以行聖人有極理而不本于天

則中數何以立因天地自然之數而建當然之則斯可以為法于天下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此自然之數也數始于參天而兩地合參兩而成數五又為天地自然之數也五行生成之序由天一生水至天五生土土黃色居中則五居中又天地自然之數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以五乘十則十五者又天地自然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居中而四正四隅九一三七二八六四皆因五以為十五此九疇之位以五居中而繫以皇極之疇亦猶易卦六爻以五為君位也天以太極之理默運于亭毒之表而陰陽五行寒暑迭運庶類繁殖品物流形聖人體天之道居中建極而四方五服庶民庶類咸有取正會極同歸一理而已八疇之目皇極無所不該八疇之事皇極無所不總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皇極之施於庶民者也人才之生于世大率有是三等皇極之施各因其材而篤之亦有三等康色好德最賢者也錫之福尊以爵也有猷有為有守皆有能者也念之者叙而用之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又其次庸才也受者收也收入于鄉黨之官而教以六行葢皇極之道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以是皇極無棄民也有是三品之才而皇極亦有三等之施各得其道是以此時之人皆得其皇極之歸矣末一句乃總結上文三節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皇極之施于在位者也此一節與上一節對言民有此三品人亦有此二品有能有為即上文有猷有為有守之人有才者也正人乃居官守正之人有德者即上文所謂好德者也不必作庶官之長說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此一等庸人此一節不言者此等未習教之人言之于民則可言之在位則不容在位有此之故畧之也于有能有為言羞行昌邦正人言既富方穀互文以並見耳非能為不與富正人不昌邦也昌邦以事業言穀善也以德化言所包尤廣也時人斯其辜亦兼上二者而言但有才任事有德在位之人皆當優以禄使有所賸若使有仰事俯畜之憂則此人等之人終陷于罪非謂正人必待富而後為善益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乃先王治天下之大經皇極之道

當然不必謂中人以上皆可能上一節言皇極之于民舉善而教不能下一節言皇極之于人當用君子去小人王者治天下之大端亦不出此二事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亦通結上章之意深言用小人之害所謂法外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二句本在人之有能之上今詳文意疑當在此亦錯簡耳葢通結

上一節之義言皇極既以是道而待天下之民人則天下之民人莫不囿于皇極範圍之内而無有或遺者矣然期在于必行勿以小民易虐而茹柔則過于中勿以尊貴可畏而吐剛則不及于中若是則淫朋比德並作而皇極倚于一偏而不立矣惟威福之用執其中而不失然後天下民之去其偏陂好惡之私循其遵義遵道之正由乎坦坦蕩蕩之塗達夫公平正大之域舉一世咸歸于極而皇極之道成矣二句

移在此所以承上二章而起下章之義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皇極之成其效驗若此故居五疇之終光者道德之光華天子之光豈天下民庶所易近所可近者天子道德之光華也禮樂制度頒于四方徧于臣民巍然煥然有昭昭然在人心目而不可掩者莫非道德之光華也民生日用之間用其禮樂遵其法度雖謂之近天子之光可也積之之久民皆復其本然之善樂其日用之常有男女居室之安無疾疢憂患之危皡皡然熙熙然不覺懽欣鼓舞歌咏太平而親戴其上有不能自已者此王道之成皇極之極功咸有一德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治化之極恩德入人深自能致此堯民擊壤自是實事理勢必至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九疇之目惟皇極一疇敷言詳悉葢八疇之目皇極為經事無不該用無不總不詳言而敷行其理非一言所能盡也其他八疇但畧言本疇之事不他及也如初一五行始言目次言性終言味止矣次二五事始言敘次言德終言用亦止矣次三八政次四五紀只言目不言用二疇之用易見不待言也次九福極只言目無他辭葢其失得係極之建不建訓之行不行亦無他言也惟次七稽疑次八庶徵此二疇敷言頗詳然皆不離其本疇之旨如七稽疑始以擇人為先次言卜五占二之目又次言卜筮吉凶之用辭雖繁皆釋稽疑之旨八庶徵始言雨暘燠寒風五者之目次言時敘備無之吉凶

又次言時恒休咎之徵由乎五事之脩不脩又次言君臣之省驗辭雖繁亦皆釋庶徵之旨至于此二節凡四十八字繫于剛克柔克之下蔡傳雖依本文平解然與上文意終不貫蔡傳又以威福予奪抑揚進退釋剛柔之用益見經文有威福二字故以為解又見二字未能盡剛克柔克之義故復增六字以足其意借使可觧然三德之目曰正直剛柔而已其用則平康得其一剛柔得其四下文若更演繹不應絕無正直剛柔等字而專論威福之當否歷觀九疇之經其言潔淨明暢易曉不應此二節上屬正直剛柔語晦而意遠若此又況平康正直乃聖人無為而治之本心而剛克柔克不得已而用之豈應下文敷衍含去正直而專釋剛柔之用亦恐非箕子明疇之初意也愚昔讀此致疑而未詳近歲反覆詳味益亦有年疑終未釋忽思莫非皇極之敷言而誤在此因詳此二節與上文正直剛柔之語不相蒙而與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之語相類遂定以為錯簡當在惟皇作極之下凡厥庶民有猷之上今試以易置錯簡解之之願與明是經者詳加訂正可也○此承上文言民之所以無淫朋人之所以無比德者以惟皇作極之故也蓋威福乃人君御天下之大權極之建訓之行亦由人君能執威福之柄以號令天下受四方之供奉亦不為過凡此皆惟皇建極之所當為其權不可以下移其臣不得以上借苟或有下移上借之失則大而諸侯小而大夫皆致凶害為臣者側頗僻為民者僭忒皆有偏陂好惡之私不由平平蕩蕩之道而極不建訓不行矣側頗僻必至于淫朋僭忒尤甚于比德側頗僻僭忒五者凶德與下文偏頗好惡偏黨反側字相應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與下文而邦其昌好于而家語相應如此解庶幾字字明潔語意流暢文脉貫通視他疇經文語亦無乖異矣更詳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一節言五者之來各得其時乃天地本然之氣候苟或一不得其時則人事之不脩而天地之變也雨暘燠寒屬水火木金而風屬土者雨暘燠寒皆有風猶土寄旺于四時非若四者之不能以相通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句當共作一節解言五者皆備各以時至亦不過多亦不過少則人事脩天道得其常故庶草蕃廡休徵所致吉或一過多一過少則人事不脩天道失其常咎徵所致凶庶草蕃廡植類皆茂盛百穀亦在其中此言天地本然之氣候天地無心而成化不擇物而滋潤故泛言庶草蕃廡後言王卿士師尹省驗始及民事為急故專言百穀此槩言天道常變後乃詳言五事休咎之徵而後及省驗而天人感應之道備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蔡傳備矣更加一節云星雖有風雨之異好而不能以自致必待月從之而後得遂其所好焉民雖有異欲亦不能以自致必待上之人仁政有以及之而後得以遂其欲焉然則為民父母者固當思民之好惡為之趨利避害以慰其徯望之情可也如此其義方足

今案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禹列為九疇箕子傳禹之學以授武王耳九疇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列為九以示後世然後為帝王之明範唐虞以來典籍具備可歷舉也六府允治五行叙矣精一執中五事至

矣百工惟時八政脩矣歷象璿璣五紀協矣戒董勸歌三德乂矣鬼神其依龜筮從矣地平天成庶徵時矣九德四罪福極分矣九疇順敘皇極建矣

旅獒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則自然無狎侮之事有狎侮皆由德未盛故也下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意正如此君子言盡心小人言盡力各以其分言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役于耳目之欲以庶邦

惟正之供德之盛也德盛則自不玩物又豈有狎侮之失玩物則珍禽奇獸之屬此篇本為玩物而作然玩物必至于輕人故以玩人狎侮並言益防微杜漸之意喪志者言趨向卑下為物欲所陷溺也喪德者言素有諸己者或因是而失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慎德二字為旅獒一篇之綱領此二語又為慎德之綱領此言內外交養之學惟一于理而已靜而養其中循夫理而不危動而應乎外審諸理而不謬聖賢傳授之學不越是二者而已志以道寧者存養之功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體也言以道接者省察之要所以行天下之達道道之用也此承上文志字而言遂及存心養性之事

## 金縢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勞而不伐讓莫如周公此對三王在天之神自伐如此何也家國事重一時愛兄之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抑此類乃聖人惟德動天處未可以輕易議之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字訓釋有二義遂為今古諸儒不決之訟今案朱子手書與仲默一段議從避居東都之說手書的非說傳蔡傳訓解皆用手書中語從鄭氏說至詩傳釋鴟鴞詩又不從鄭說則朱子于此尚未決況在諸儒今以書文考之言居東二年又似有避居之事下言罪人斯得又似致辟而得其渠魁又蔡仲之命本序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于管叔因蔡叔降霍叔則分明流言之後即有致辟之事蔡傳言流言後周公避居東為詩貽王成王既悟迎周

公歸三叔懼扶武庚以叛周公始請命成王東征往還又自三年此乃蔡傳臆說以文避居之旨考之經文殊不然也又以詩考之狼跋言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似有避居之事觀鴟鴞之詩其志切其情哀多是已誅管蔡後作史傳紀載既不可考詩書之文只如此未免諸儒議論不決然以一時事理推之恐致辟之說為長避居之說恐不然也何也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商德之在人心舊矣一旦殷民苦紂之虐懷周之仁故殷亡而周興然革命之後殷民洶洶未已向微周公繼之未易清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工雖未踐天子之位而實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即遏絕禍萌而乃避嫌疑退居散地萬一三叔乘殷民之未靖扶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訖之他人乎恐一時事理亦有不然者為避居之說者議曰三叔方流言周公

豈宜遽興兵以誅之成王方疑周公若請命成王未必見從若不請而自行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此等議論在君臣兄弟之大倫而言則甚正大若以一時事理而推則有不待辨者何也成王幼天下安危之寄皆繫于周公周公亦以身任之而不疑上自成王下有公卿百執事惟周公之言是訓是行凡國家所繫輕重緩急有當行者則必請命于成王而成王必見從豈有違拂之理況流言之禍所繫尤重周公尤不當有所避嫌而次且也若伊尹之于太甲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則伊尹亦攝行天子之事也再三訓太甲而未變則曰予弗狎于弗順營桐宮而置太甲非放而何或者亦議曰桐宮既營而太甲不肯行則伊尹當若何此亦與議周公致辟管叔請命成王未必見從之意同殊未合一時事理也葢太甲成王之時天下之大權皆屬伊周使伊周之心欲行莽操之行則豈太甲成王之所能制惟其所行之事以迹而論

似若擅天子之權以心而推正所以忠愛太甲成王之至此乃聖人之所為避嫌有不足論者不知此何以為伊周謂之任也且如放太甲誅管蔡伊周今日盡其在已之誠而行之及至事寧之後還政復辟之時伊周不害其為師傅之尊而君臣大節凜然無一毫玷缺亦何嫌之足避何疑之可釋丮又如武王克商牧野之師一朝而清明周公舉六師之衆埽除區區之武庚何至二年乃罪人斯得葢發難之原事由三叔周公舉兵東征亦惟鎮靖東土以安反仄為急至于武庚新造之邦豈有拒敵之理又況事連三叔乃人倫之變實周室之不幸固不容逼之以兵直以文告之辭訊問情實名為伐叛實則鞫囚緩而不逼務在得實然後加刑當時事體自合如此是以動涉年月然後隨其罪之輕重以致罰殺武庚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不偺不濫罪及四人而已所謂二年亦舉大約而言見東征在是年而罪人斯得則明年事

也若是則東征之時謂之居東自是實語及罪已定而周公痛心于管蔡之刑而慙德之懷戚戚然終未能怨然遽釋于衷於是作詩以貽王以述其悲痛之情王亦未敢誚公誚讓也人有不足于其人之所為輙以語侵之謂之讓詳味此一語可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為人小心慎密勤勞王家成王敬事周公惟其言是訓是行曷敢有違但管蔡之誅周公之身正涉嫌疑之地成王之資困而知之者也未免有芥蔕之疑然至貽詩之時終不敢形于辭色而誚公也以此推之可見東征必請命於王王必見從無疑也及至感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始大感悟昌言責己而昔日纖芥之嫌固有不足論者書文始末若此語脉自可推尋愚故曰辟字作致辟說于一時事理為長者此也雖然辟字雖主致辟之說而朱子與仲默手書一段議論實光明正大之論乃天地常經君臣大義所以存天下之大防杜萬世之口實自當為

一編不可廢也

嘗觀蜀先主臨終謂諸葛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興復漢室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公宜自取孔明泣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如濟陛下之德也如不濟請以死繼之先主呼子禪拜床下命之曰我死爾事丞相如事我也先主既沒國事一聽孔明總裁後主畫可而已然而君臣體統朝廷法制不敢有毫髮僭踰漢業之興得尺得寸皆歸之君孔明何

私焉竊意太甲成王時伊尹周公行事亦是如此劉禪闇弱不足言孔明之心實無愧於伊尹周公葢善學伊尹周公而肖焉者也又若劉備亦不過一時之雄耳臨終尚能戒其子令事丞相如事我況武王聖人為後世慮至深遠豈無一言戒成王使之服周公之訓乎葢必有之而紀傳不能載耳故論周公東征請命成王未必見從之說與當時事理不合也書之為經大要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大要

論二帝三王之心此雖一字之義繫周公之心固不得不詳辯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則流言之禍起自管叔蔡霍亦由扇惑而從旨周公致辟管叔于商與蔡霍不同想東征時皆拱手待問未嘗有阻兵拒敵之理

大誥

已予惟小子已予惟等語多是方言敷賁賁讀如焚音與用宏茲賁之義同亦通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閉者塞而不行之謂

以于敉寧武圖功寧武只是指武王而言文意亦順篇中多用此此等語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此句中必有脫文誤字

允蠢鰥寡哀哉言武庚信為無知蠢動但我民之鰥寡則深可哀也

天棐忱辭言天之所輔在乎誠信有辭不必引民獻十夫為首稱

嗚呼肆哉此等語甚不可曉想亦是方言朱子以故今釋肆字施于此亦畧可通蓋歎息言所以我今日如此誥諭也若如蔡傳作舒放不畏縮于文意更艱澁

惟大艱人誕隣胥伐于厥室鄰相與為朋之意言武庚三叔相與為姦相攻伐于室中也○按此篇蔡傳凡四節用四國二字恐皆未穩信四國蠢動此四國宜易為武庚四國勤毖我民此四國字宜删只依經文天亦惟用

平解友以前四國此四國宜易為武庚三叔首大艱之四國亦宜易武庚三叔

王若曰猷大誥微子之命二篇首皆同蔡傳以為發語詞但猷字乃係實字應有訓釋難謂語辭如今人尊長呼卑幼與之言未及本事每以但凡道理為首稱想猷字之義亦與此相近亦方言也

康誥

我西土惟時怙冒蔡傳言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至罄二字莫若易無字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言天命可畏惟輔誠信騐之民情可見民情歸則天輔之民情

不服則不輔之此二句一意小人難保又是更端語

惟弘王應保殷民保殷民者王之意我之應亦能保殷民則能廣王德意矣

又曰劓刵人又曰二字疑衍文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字蔡傳如字謂獄辭之要陸氏作平聲謂拘繫死囚二音雖不同大抵皆是重囚凡決重囚自五六日至于一旬又自一旬至于一時不敢即決者葢以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必加詳審恐差失誤人命也後世死囚必三申五覆然後結正古人旬時之意蔡傳言為囚求生道語未瑩

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言為政之道上令下從感應之機自有倫序上之人能明刑服人心則民亦相戒而勉于和矣去惡之心如去疾則民亦遠惡而不為矣愛民之心如愛子則民亦

安于爲善而易治矣此三者即有序之目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汝

惟前巳屢言即是方言不必再解詳此三言想是康叔乃沉潛愼容之人故武王以是稱之

已

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所以正民彝

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為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所以正王度○紂俗之惡大端不過此二者在所先禁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凡三節皆承上二節言治民之

不善當先責在已之善敬忌即敬畏也

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一節當有闕誤

## 酒誥

克羞耇惟君克羞饋祀鄒氏辯蔡傳訓說近是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此言殷之諸臣亦有任舊職任事者惟工者見任事惟湎于酒然猶勞于事但未能遽革舊習未能絶去

已私之嗜好雖或私竊飲酒非是故意慢法故不殺之且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此蓋一等之人有無故而在此張筵設席明用燕享之禮不從我之教令不畏我之刑威不潔治爾之職事此乃故意慢法者故殺之亦怙終賊刑之意飲酒一也或教或殺者事同而情不同故也武王于篇終舉此二條誥康叔其義大矣蔡傳觧意晦恐不通

## 洛誥

我二人共貞貞正也我二人共守此正道敬天之休即貞也公勿替刑刑法也儀刑之謂公棄法則人失其儀刑矣公勿替刑則四方其世享矣

## 多士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詳觀書中如商書引有夏事周書言夏商事引古昔興亡之由以告當時多是先言先后能順天道故天命之後王弗率故天棄之此篇誥多士方舉有夏之事以諭之不應捨夏先后之有道而不言便説桀之不道詳經文意上二句乃言夏之先后有道而安寧如上帝引而置于安逸之地故天眷顧順向而不背棄及後王不能繼承先王之道不往求安逸不法天行不用帝命惟縱淫泆故天亦罔念聞廢其大命而降致罰也弗克上疑有脱字如後嗣王之類○蔡傳引吕刑降格為証文意亦不類詩書中凡言降

格皆是上天眷顧其德故来歆之若言天猒棄之則言降災降威降虐降喪不謂降格如吕刑言罔有降格正謂一時專媚于鬼神故絶地天通以格去鬼神歆享之説與此文意不類

君奭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此章上小子既是周公自稱下小子不應又指成王詳文意皆周公自稱收録用也言當今濟時之艱皆在我二人其任大責重如此我若未為國家所用與未在位之人同則雖大事不能責及于我今我二人既為國家收用而在位乃不勉其所不及則責及于我矣爾若棄去則老

成之行膏澤不下於民靈瑞之應不可得而復聞況望其能感格於天乎時舉鳴鳳者成王曽遊卷阿鳳鳥鳴于髙岡乃召公繼成王之歌而作卷阿之詩想當時此事人尤以召公為首稱故周公于此特言之亦以歆動召公之心而敎勉之耳

予不允惟若兹誥予惟曰襄我二人襄字蔡傳不釋當與贊襄之意同言余曰贊襄之力惟我二人而已成字未穩不允不惠猶言不顯不時之類言我既不信于汝而若此誥乎豈不順于此而若此多誥乎朱子詩傳言古人聲心而然

案周誥諸篇多用方言又多闕誤故多有不可解雖傳依文解終是牽強處多此篇尤甚葢此篇乃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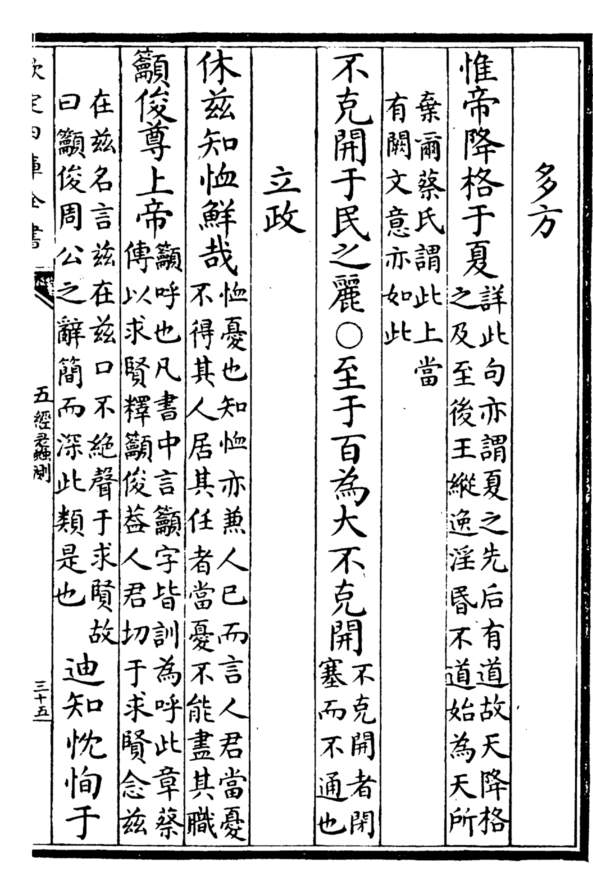
留召公之辭周公之言本是質而深況此乃是二人覿面無人之頃肺腑中流出方言尤多如天壽平格割申勸昬偶王等語縱牽解亦不通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言當勉立其功以外則盡邦交之禮以上則致忠君之心以内則輯睦親族以下則安養小民言小民鰥寡無告發政施仁所當先也懋績者四事之綱四事懋績之目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上章教以經邦為政之方此則告以脩身處事之要言但當順天理而行勿肆已私而敗已成之法制審物則而動勿惑于邪而失本然之裁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率自中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乃人事之當然也度者吾心之裁制所以量度事物之長短而合其宜即所謂中也視思明非禮則勿視聽思聰非禮則勿聽此本然之則亦中而已先王舊章中之著也人能審其視聽不失其本然之則則邪僻之言無自入合于度而協于中苟或作聰明則小智自私邪言易入失度而過中先王之法亂矣上一截是存諸中而應乎外下一截是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召公告武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意亦相類然彼乃學而知此則困而知者此乃聖賢人已交脩內外兼養之學而蔡仲亦與聞之亦可謂賢矣



多方

惟帝降格于夏詳此句亦謂夏之先后有道故天降格之及至後王縱逸淫昬不道始為天所棄爾蔡氏謂此上當有闕文意亦如此

不克開于民之麗○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不克開者閉塞而不通也

立政

休兹知恤鮮哉恤憂也知恤亦兼人已而言人君當憂不得其人居其任者當憂不能盡其職

籲俊尊上帝籲呼也凡書中言籲字皆訓為呼此章蔡傳以求賢釋籲俊蓋人君切于求賢念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口不絕聲于求賢故曰籲俊周公之辭簡而深此類是也

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蔡傳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此所謂臣乃當國大臣位冢宰正百工者非庶臣也如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所謂告教厥后雖指有夏大臣乃是周公所行實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居也安也如人之安宅之宅居其位者德稱其職無纖毫罅隙之可議則安居而不危故謂之宅苟德有不稱則職有曠廢而不安矣古人用字簡深若此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嚴惟者其難其慎之謂簡擇于未用之前既用之必使為政于天下丕式者信任于使用之後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宅俊皆以心言

恐無優劣深淺宅言克知俊言灼見互文以並見爾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人即準人也言文王惟能克知三宅之心故能立此常任常伯準人之官又以其能灼見三俊之心亦皆有德之士足以居三宅之位者此乃申結上文克知三宅灼見三俊之義上文又言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只一字指一事與此言常事司牧人文法正相似古人立言理義無不足而辭語或參差不齊若

蔡傳說人字遂為衍文況準人之職守一代之法以為四方標準又容可畧乎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舉牧夫而不及常事準人者言有司則三事皆在其中矣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若者順于理也三宅克即宅三俊克即俊德稱其職為順不稱則逆于理此以克灼知衆錯並言可見上文克知灼見乃並言而互見爾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文王罔攸兼罔敢知者無使君行臣職也時則勿有間之者無使小人貳君子也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文王言耿光武王言大烈以人所易見而言蔡傳分屬德業謂各于其盛者稱之程子曰聖人亦無不盛

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案此篇首言常伯常任準人其後言雖衆錯不齊不過三事為急先務三宅三俊以位言克即宅克即俊以德言下文言三事實德每變文不同曰

克俊有德曰義德容德曰厥若曰成德之彦曰吉士名雖不同其為實德則一也至篇終乃曰惟克用常人反若居三事之位者其才德無以甚異于人非有出類拔萃之才驚世駭俗之智者然後知聖人用人正用常德之人而作聰明以賢智先人者皆聖人所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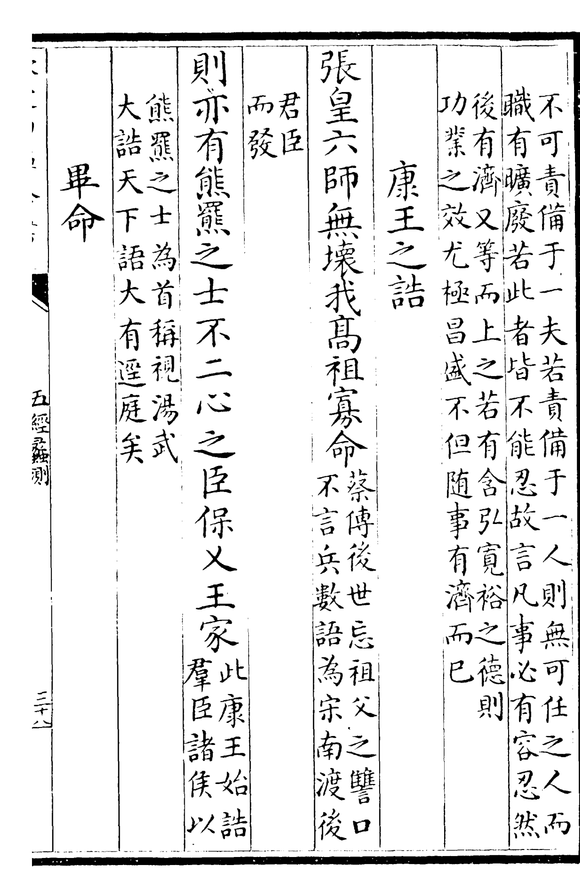
## 君陳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欲其臣善則稱君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以美之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詳此章成王之告君陳有交相責難之意則上章所言欲其臣善則稱君恐非本旨只作舉君陳已行之事為是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四句當共作一節承接只一意忍者懲忿窒欲之謂故訓為含忍言應事接物之時亦有當且含蓄容納不宜便形諸聲色傷于急切亦恐誤事有容德乃大此五字只宜作一句此容德與前篇容德同義秦誓言一个臣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此等人正所謂容德者最為盛德忍與容只是一事皆接物和而不迫之意但忍出于有意容德則本乎自然忿疾于頑求備一夫乃不能懲忿窒欲之故此言人有甚愚而未化者亦宜寬以待之若不勝已之忿而疾之太甚則或能致亂人之任使當隨其才器而用之


不可責備于一夫若責備于一人則無可任之人而職有曠廢若此者皆不能忍故言凡事必有容忍然後有濟又等而上之若有含弘寬裕之德則功業之效尤極昌盛不但隨事有濟而已

康王之誥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蔡傳後世忘祖父之讐口不言兵數語為宋南渡後君臣而發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此康王始誥羣臣諸侯以熊羆之士為首稱視湯武大誥天下語大有逕庭矣

畢命

樹之風聲此兼上下文表宅里殊井疆而言欲使遠人聞彰善癉惡之法以廣懲勸之道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常而可久之謂恒政有恒則民信而易遵守屢更改則民疑而無所措質實之謂體切直之謂要凡上人出令惟欲下民知上之意而從之辭令質實而不文切直而不泛則民易從而事亦可行若繁文無實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厭常喜新謂之好異商俗靡靡以利口為賢正厭常喜新之獘辭失體要而政不恒所以民叛之可不念哉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今治殷士之道雖曰但使之收其放心似若不難而其實則防閑之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資富能訓既富而教則必無驕而好禮由乎德義監于古訓無怙侈滅義驕淫矜侉之失安享所有不干刑憲而桎梏死者資富能訓教之序也惟德惟義教之實也由于古訓教之式也

君牙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式用也不必訓為敬言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乃民生固有之常性非取諸外而附益之惟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故失其中正而陷于一偏所以大布五典之教亦惟以和其民本然之則而已謂之弘敷者無有一民或出于五教之外者謂之式和者但使之不乖其本然之性而已初非有所勉强也教民者先覺覺後覺因其固有而導之耳正則無邪僻中則無偏倚正言身五典之行著于外發皆中節道

之用也中言心五典之理存于内未發之初道之體也中正則合乎民則而無不和矣蔡傳見舜命契言敬敷五教故以敬訓式正不必然

冏命

僕臣諛厥后自聖孔子曰一言可以喪邦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政事日已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臣下同聲賢之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然則僕臣諛厥后自聖所繫為甚重故此特言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瘝病也任人不以德而以貨則為不得其平而病其職矣

# 呂刑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鰥寡讀屬上句于文理差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天子之容明明者羣臣之德人君端拱無為人惟見其容故曰穆穆在上羣臣分治庶職辨析明察故曰明明在下君臣之德著于四方亦惟務以德化民而已及不得已而用刑則亦惟明夫中道而治民以輔其常性而已罔不惟德之勤蔡傳作民觀感為善訖恐費力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

德擇選也忌畏也擇言當作絶句在身屬下句言刑獄至重必得剛明之才不畏強禦不貪賄賂故其法不惟得盡用于勢家亦得盡用于富人刑獄乃民命所繫不可不敬又不可不畏忌亦極畏之意惟其敬畏之至則必詳察獄情求至當之理為一定之論其言不可選擇如可選擇則有二議用法者將有推移受刑者將生希覬非典獄之善矣惟其無擇言則已身能純乎天德謂之天德者天命天討皆有一定之理

呂當可擇此一節所稱之人非伯夷臯陶不足以當之蔡傳解罔有擇言在身處不甚明白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

兩刑此一章當分為三節皆申言上文告有邦有土之語言罰以示懲雖或免死然財乃民命出金之痛亦已甚病口辯之人若使斷獄其于人之是非曲直雖若辯析然未必得民情之實温良忠厚之人使之斷獄雖或寡言然必能得民之實情不用佞而用良則刑無過不及之差矣此一節中明何擇非人之意差等也民之辭有等而法律亦有等察其辭而監于等有犯是罪而不當從是律者有犯是罪而當從是律者情實異不等故也故必哀敬以斷之哀者惻隱不可強暴敬者重慎不可輕忽蓋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可不哀敬而用刑乎又必明開法律之文而與眾共謀度之哀敬者盡吾心之仁明明啓胥占者資眾人之見能如此則庶幾皆無過不及之失至于案律罰金之時尤加審克此一節中明何敬非刑之意獄成者案已具也輸者犯人自吐其情欵也獄已具用刑之人皆信其刑罰當而無失受刑之人亦

信其刑罰當而無憾上備猶加多也獄之初興或只一人而辭之所逮或及兩人初只一事而情之連引遂及兩事由是加上而備多故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夫獄既成用刑者信其無失固已為難至于受刑者亦自信而無憾為尤難獄之初起于一人其推識固宜哀敬審克至于逮繫連引之多尤宜哀敬審克故此二條特言于終以明折獄之道必如是而後為至此一節申明何度非及之意　管仲奪伯氏騈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蜀李成有罪諸葛孔明黜之孔明卒成垂涕此所謂輸者也○此一節蔡傳儘好但末一條管見頗異望通是經者再訂之

明清于單辭單盡也於義亦通

五經蠡測卷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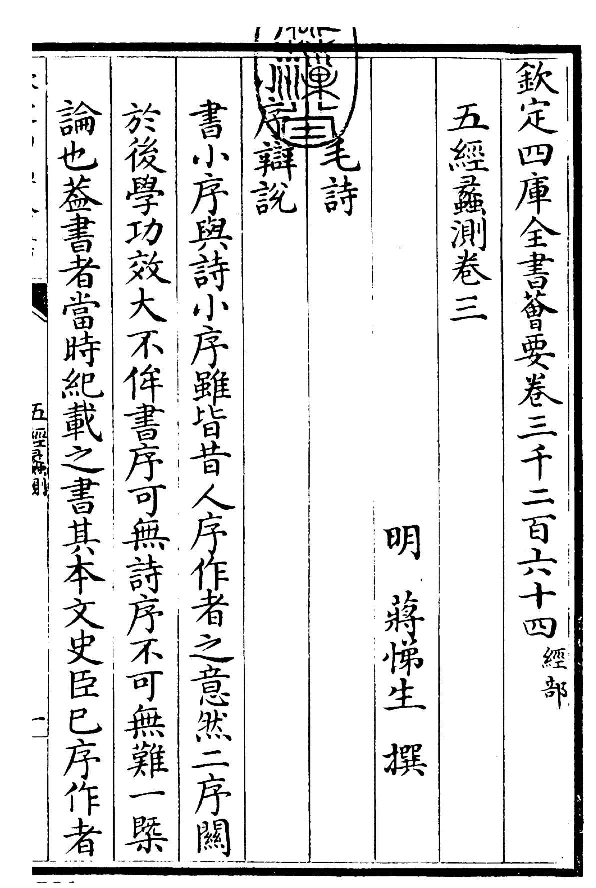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五經蠡測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百六十四 經部

五經蠡測卷三

明 蔣悌生 撰

毛詩

序辯說

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槩論也葢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

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旣序其作書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語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頼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意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為何等之言而述何時何人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

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例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為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删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辯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鹵莽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况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全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于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謬恐其有誤後學故力

排之以為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録者亦為謬陋者所累而類入于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為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惑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辯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大序

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

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篇絶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矇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為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轉授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矇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國風

凡若干篇姑舉大旨著於後

周南關雎小序惟以哀樂淫傷分為四段誠為紕繆其餘非孔子之徒不能作意者全文皆得其傳至漢儒說詩復以己見鑿說附其後耳

葛覃小序之意謂后妃幼而在家其德已如是長而為婦其德不回亦無甚謬戾傳譏其淺拙猶恐太過

卷耳當闕

螽斯小序若螽斯三字當在則子孫衆多之下

桃夭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盛于后妃妃之德莫盛于不妬忌小序之言亦未為失傳譏其疎狭亦太過

兎罝同上

漢廣小序德廣之廣與經文漢廣之廣偶重耳文義未見有謬○外樛木芣苢汝墳麟趾四序朱子悉從

序說

右周南十一篇朱子所存已居十之七其貶之太過才十之二三則小序有功于詩誠未可以少訾也

召南鵲巢至騶虞凡十四篇

草蟲序言能以禮自防意亦在其中未為失

殷其靁序言勸以義意亦在其中

右召南十四篇朱子從序說已不啻十之九貶之太過才十之一又何必貶之邪

邶柏舟此篇小序朱傳極貶之然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為害義亦安敢必其非
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亦安敢必其非不遇于君乎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為精密當從集註為定

緑衣至終風四篇朱子本皆從序說而貶之太過遂復以日月終風二篇為非因州吁之難而作今觀詩文所謂無良所謂暴所謂謔浪笑傲等語又豈宜施于莊公者若反序說而欲更置此二篇于燕燕之前恐傷已甚孰若只從序說而亦無害于義乎必欲篇篇有旁証然後從序說則焚坑已後經籍散失何限安能一一求明文為証驗哉○此别具辯說于後

擊鼓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亦一時作詩之人所見如此況勇而無禮則亂以之目州吁亦當乃若君臣之

大義未可以之而罪小序也

凱風此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而作也雖然天子遣使觀風于侯國采詩而列于樂官以時存肄於以考政俗之美惡及孔子删詩三百篇義尤精則此篇之存乃所以美七子之能盡孝道又何必辯其七子之自作而非美之之手

谷風下之惡俗何莫非上之化

北風淫亂則政刑失所威虐亦宜有之況北風雨雪乃若威虐之狀

静女序說全無味

右邶風十九篇朱子不信者二篇其他皆擿抉太過

鄘風七十篇朱子皆因舊說

氓序謂刺時美反正者亦曰困而自悔良心復萌耳亦無大害

木瓜恐依序說亦通

右衛風凡九篇朱子亦據序說惟芄蘭一篇闕疑

王十篇內惟采葛邱中有麻二篇不依序說其餘八篇朱子于序文雖辯其誤然集傳大旨又皆從序文意如黍離等篇亦別無所據若使不因序文而知其說則世讀詩者從何而求義乎又如邱中有麻等篇朱子以為淫奔之詞語意不莊固是然若鄭緇衣幽伐柯等篇設無傳記証據或錯簡脫在鄭衛淫奔之間又安知其不指為淫奔之詞而知其為好賢好德而作歟誠不可輕排小序也

鄭緇衣從序

將仲子序說誠不切

叔于田太叔于田序說未為失

清人有據

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三序未必非

有女同車此序朱子貶之議論極正大

山有扶蘇籜兮二序無情理

狡童此序朱子正其失議論極正大

褰裳至揚之水凡六篇除東門之墠一詩從序說其餘五篇朱子皆以為淫奔之詩極勝小序之說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序說未必非

右鄭風二十一篇朱子從序說纔三篇其餘皆斥其非不啻十之九最是有女同車狡童二詩序說誠謬朱子之論明白正大深有關于世教又足以驗聖人放鄭聲之言為萬世不易之定論要之朱子斥小序其原皆由鄭風故施及他風爾若叔于田遵大路風雨子衿等篇姑從序說淫奔之詩亦已多矣何必盡反序說而後為鄭聲淫乎

齊風凡十篇朱子本皆從序說其譏之者皆可畧也如雞鳴還芧未見為哀公時詩甫田盧令未

見為襄公時或有傳授亦不可曉東方未明言挈壺氏失職亦非害義

魏風凡六篇 詳朱子之意本亦皆從序說惟十畝之間伐檀碩鼠三詩貶之今詳序說亦非無理葢國削民無所居思擇幽曠之地而樂業在位無功而食禄異于君子之不素餐有司重斂亦出于人君政化所及序說與詩文非相悖

唐風凡十二篇 詳觀序說皆無深謬朱子雖加譏斥然旨意事實亦多從之如無衣一篇朱子斥其美字大悖理一段議論附于春秋之義固人道之大經然當時晉之臣子心歸武公誠喜而美之亦非小序之罪且詩著其實春秋正其義初不相悖也

秦風凡十篇 序說大抵無甚失只無衣蒹葭晨風三詩朱傳不從今觀蒹葭序說誠無意者當時

賢人君子喻道之詩託為此言以見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意若是一時實事則所謂伊人既知在水一方何不即遡遊從之當得其人之所在而乃先遡洄從之及至道阻且長而後遡遊從之又見在水中央而不可即可見是託辭喻意非指實言也蓋岐豐之地文王周公之澤未泯豈無君子在野而託為此詩者乎别為一說衍義于左亦未必其然也願與諸同經者商之○晨風序未敢辨其非○無衣序朱傳言與詩情不協今詳王于興師一句大有擬議秦侯邦伯爵也何言王于興師蓋秦都岐豐之地本王畿之所時秦伯好攻戰故民思周室盛時兵以義舉有征無戰不若今日之互相攻伐無已也序所謂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非無意

陳風凡十篇 序說亦無大失傳直以時世無所據而斥之矣

檜風凡四篇匪風序說思周道亦謂顧適周之路而思周之盛時耳意亦通

曹風凡四篇鳲鳩詩言正是四國等語在周之世惟周公可以當之疑豳風脫誤在此非曹風詩也別具一說於左

豳風凡七篇朱傳大抵皆從序說其斥之者皆可畧也如東山詩序非子夏之徒有所傳授不能及此如此序之類讀豳詩者安可忽而不讀

二雅三頌

凡若干篇今逐篇徐玩而細求之亦不敢屑屑一為之辯大抵作詩之由朱子皆從序說其排斥之者大

槩有三一則以其時世人民不可考不足信一則以其篇篇為美刺而作有失敦厚溫柔之教一則言其行說穿鑿破碎不成文理今細推之古人之詩必時人有為而作若必去其時世與人則何以考其所言之義理乎若曰彼無所據不敢信其是則我無所據亦安敢辯其非美刺者詩之本體詩正得失得則為可美失則為可刺二字之義固在未作詩之前詩既作則美刺自見乃本然之固有非旁立此名以附益

之也必欲詩不專為美刺而作則在風何以考政俗之美惡於雅何以别正變之異宜哉若小序之穿鑿謬妄不為無之葢詩序之作非出於一人一章之中亦非出於一手此為不易之定論其間或得或失難以槩觀或有關於大義甚悖理者固不容不辯如卷耳進賢險詖等語鄭風狡童之類此大悖理也關雎哀樂淫傷分為四段此穿鑿破碎之類也雨無正雨自上下等語淺陋迂僻之類也可去可存皆不害義

則莫若存之為長如葛覃在父母家之類是也朱子
勤儉敬孝四語義甚精密亦從小序中衍出或從舊
說或立別說皆通則莫若從之為穏如漢廣德廣所
及邶栢舟仁人不遇之類是也推此以及三百篇中
皆可類推以盡其餘如行葦序所指數事乃詩文有
其語有其義當時有其事故序文及之非破碎之罪
也及如魯頌駉商頌那二序所言事實文勢極相類
傳以國語有據而信那以史克無據而排駉設若國

語亦無據將亦在排斥之例矣恐此類皆宜從序說為是務農重穀然後國以富彊在春秋傳非無據恐非鑿說推此以及三百篇亦可類推以盡其餘○又如大序關雎小序大段變小雅六月序二十三條廢缺之類茍非孔門師友平日講明有所傳授恐庸儒未易及此今因朱子斥小序太過別為一編以還其舊後之讀者未知其由往往輕忽小序棄而不讀殊不知詩之大綱大要具於小序中不為少若忽而不

讀亦非小失也○漢儒引小序冠於篇端反若先有序而後有詩遂使後人尊信小序過于信詩誠為謬戾朱子若不滿於此故别為一編以還其舊然而後學遂輕小序職此之由葢嘗反覆思維比之春秋仲尼作經丘明作傳非經無以統傳非傳無以証經使當時茍無丘明作傳則春秋之義後世亦難明故先經後傳理勢宜然公穀義同竊意詩序亦當如此有詩然後有序其義始著想三千之徒學詩聖門亦當

如此今欲各引小序綴于詩文之後然後備朱子之說論其得失則小序既不受深貶亦不至厚誣也願與讀是經者更商之○愚意朱子平生傳注諸經工夫宏浩四書最為精密其於他經亦惟定其大義為要至于小節目姑從一時之所見纂輯成書若假之以年詩傳亦必有删改惟屬纊之期不延斯為可恨矣以邶栢舟及孟子集注推之可見

國風

邶風緑衣至終風四篇辯

舊說四篇皆莊姜所作緑衣為不見荅于莊公也燕燕為送戴嬀大歸于陳也日月終風為州吁簒立傷已困窮也朱子於緑衣燕燕二篇皆從舊說以日月終風亦為莊公不見荅而作特與舊說異今以莊姜之事反覆參究詳玩詩意恐未然夫莊公惑于嬖妾疎棄莊姜宜其有怨心矣然緑衣黄裏之喻微而不顯緑絲女治之詞婉而不廹及其篇終歸於自省思古

之人但欲已之無過而已更無一語憾于莊公者固可謂忠厚矣至于無子而養戴嬀之子完為巳子莊公没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桓而自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則其悲痛之深困窮之極宜無以加于此時矣其原皆莊公不見荅之所致也而燕燕之詩但言涕泣勞心而已非惟無一語追憾莊公之詞而且以戴嬀能以先君之思朂寡人為戴嬀温恵淑慎之德之實則可以見莊姜之心達尊卑之分守

順承之義安于命分稟賦之常而無一毫怨尤之意坤儀婦德貞淑純備善處夫婦嫡妾之變而不失其正者真可謂賢而過人遠矣及觀日月終風二詩所謂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明斥其人之過惡與緑衣燕燕二篇詞意大有遼絶者竊意此語施之州吁則可施于莊公則于義有大不可者莫若姑從序說為是況三百篇次先後已定何必不從序說而移易二詩于燕燕之前葢朱子校

讐九經工力宏浩凡若此者容或未改其原皆由見小序謬妄穿鑿多恐誤後學故不信而力排之其間未免疾之太過者則此類是也

王風揚之水章彼其之子辯

案此篇彼其之子朱傳釋之曰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今詳詩意恐非指其室家疑指當時畿外諸侯或入為卿士如衛侯鄭伯蘇公祭伯凡伯毛伯之類當受命遠戍而方命不行故戍人怨之其言如此何以

言之詩人之意以為天下之物莫强於水川瀆之流勢不可遏雖萬斛之舟亦順流而下况束薪乎亦猶王室之尊嚴可畏令出惟行五等邦君雖征伐大故敢不惟命是承况出戍小事乎今悠揚之水柔緩無力至于一束之薪亦不能流其弱甚矣以喻王室既卑威令不振彼當出戍者反强倔不行而使我不當出戍之人代受其勞役則王室衰微甚矣詩意甚明諷詠自見又以國風事類考之言彼其之子凡五其

曰邦之司直三百赤芾碩大無朋公行公路皆指一時卿大夫之有權力者若君子稱其室家如北門之室人東門之縞衣綦巾東山之婦嘆于室若是而已未見其以此等語目其室家也又況征戍之人初無携其室家同行之理無故而言不與戍申甚無謂也若曰出戍在外懷其室家而為是言則凡國風之中道情思者莫非婦人以君子行役在外而述其思念之情而聖人錄之葢以婦人從一而終懷念君子乃

情性之正也至於男子之行役而有内顧之憂者但曰憂我父母而已若曰憂其室家則其情義出于私昵淺陋不可以訓豈聖人垂戒之意乎其不可也又明矣吾朱子訓釋聖經以惠後人後學當遵守誦說之不暇又奚敢評論於其間哉然萬一之中竊有所見亦不容不明辯之容或朱子有未改正處亦不可知也夫大舜聖人也舍已從人朱子大賢人也大賢之心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如九原可作質之朱

夫子或曰生之言然

邶風柏舟序辯

案此篇序説以為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作朱子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遂疑亦莊姜所作一段議論極斥小序之非嘗試以序説叅考變雅之中多一時賢人君子不得于君之詩如柏舟首章言不過謂見棄而憂思之深今觀變雅中言憂心殷殷癙憂以痒等語其憂一也二章言我心匪鑒不能度物若能度

物則能擇利害輕去就矣兄弟亦不知吾心不可以為依倚欲以是心而往陳訴之彼乃不察而反逢其怒也變雅中所謂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其意亦不異也三章言我心執守一定非如石席之可移我之所行亦一守其正未嘗二三其德何乃見棄而不我從乎變雅所謂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亦此意也四章言覯憫既多受侮不少變雅所謂多我覯痻孔棘我圉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義亦不殊末章言心之憂矣不能奮飛則悲憤之至託言欲去而不能去之意變雅所謂監觀四方蹙蹙靡所騁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等語意亦相近朱傳謂非男子不得于君之詩今以比類推之則序說亦無害理愚故謂凡若此類從序說亦通別立說亦通則莫若從之為穩特舉此而詳言之後不能縷辯也又古人託言皆以日為人君之象月為后妃之象此篇若如朱傳說乃以日月喻嫡妾則所謂日適莊姜之自況恐亦未穩或當時有日月薄蝕之事古人重天變作詩者見天變于上政亂于下

故不勝悲憤激烈而為是言耳

曹風鳲鳩辯

案變風陳檜曹三國皆言其國小無政削弱委靡不久滅亡之狀不應曹風四篇之中乃有鳲鳩一篇所美其人之德盛大如許今詳詩文所美之德非惟三國所無實十三國風中所無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德辭語畧相近葢衛武公乃大賢君稱為睿聖武公又入為王朝卿士故其所美亦為盛德如所謂充

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伊重較兮等語與鳲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語意相類所稱有斐君子瑟僩赫咺等語亦與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語畧相當然鳲鳩所言正是四國一語雖衛武公之賢亦未敢當詩人未宜以此稱之詳味詩人所稱之德決非為曹國之君臣及春秋十三國之君臣而作反覆玩味惟周公之德足以當之竊料曹風與豳風聮屬疑豳風脫誤在此耳於是參考豳風詩辭如所謂其

儀一兮其儀不忒與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語相類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與袞衣繡裳語相類正是國人四國與四國是皇等語相類若引此詩寘之破斧之下九罭之前其爲稱周公之德無可瑕議今姑作美周公觧於後○鳲鳩一母而其子七以喻周公一身而爲萬方之所倚頼母常在桑而子每異木以喻周公常居冢宰之位而所頼于周公以爲安養者則或遠或近或内或外或上或下固非一所也所頼于周公

者雖有遠近内外之殊而周公推其安養之道以及之則一視同仁初無遠邇彼此之間也且周公撫安斯世之心念念不忘有如固結又豈有一誠之或綏哉此首章之意也二章専言其服飾之美盖人樂其德故見其冠帶之尊嚴姣好喜而誦之以見德稱其服之意耳三章言其正已而天下化之實大人之德也四章承上章之意復祝其壽所謂國人乃四國之人也抑萬年之稱乃臣下頌禱天子之辭人臣不敢

當周公雖未嘗踐天子之位其實攝行天子之事利澤及于天下真足以當聰明元后作父母之任故人亦以非常之福禄祝之良非借語也由是一語推之則其美周公而作益信矣

秦風蒹葭說

愚自㓜讀此詩每覺其辭婉而有味似有託喻之意今每諷詠但覺意味深長理在言外似有託喻如鶴鳴之類所謂伊人蓋託言之非指言也如果為指言則既知其在水一方何不即溯游從之當漸至而必得何故先遡洄從之遇修阻而不可進而後溯游從之邪其上下逆順之間皆是託辭序說迂謬朱傳亦

平解經文今姑作一解于後亦未敢以為必然願與同經者再商之

詩人之意若曰蒹葭則蒼蒼然矣白露則為霜矣覽時物之變莫非氣化之流行而道亦無不在也然道無方體無定在又無形聲之可見聞也吾心之所求果何在乎譬則伊人亦在水之一方耳謂之一方則既知所止而有定向矣然求之之道固不可不多方以致其力也泗者水之旋轉衝激而亂流者也游者水之平盈蕩漾而順流者也遡洄則言逆流而上遡

游則順流而下者也水之衝激而我乃逆流而進宜其逆且難也謂之阻則廹于險峻不可得而進謂之長則牽引歳月無時可至由是以求之道愈難愈遠矣道既難求心不敢廢徐而思之益自有方焉于是去其逆而即其順就其易而捨其難順水流行遡游而下果見其所求者宛然在水之中甚明而可見也向也逆而取之則徒勞而無得今也順而求之則可見而甚明噫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詩人其深有得于此義者歟秦地即西周舊都其民皆親受文王周公之教者周雖東遷而文王周公之澤未泯賢人之在下者豈無尊德樂道歌詠性情如此詩之作者乎

簡兮第四章

古人作詩興體多取義不可容易讀過如此章是也榛栗屬可以供籩實資民生之用苓草屬可以備藥物救民之病患山則必有榛隰則必有苓此本然之理也山而無榛則不足以為山隰而無苓則不可謂

之隰譬則上之為君下之為臣當必有德政養民之生濟人之患今吾之所接于耳目果能如是乎固不可得而知也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而反覆歎詠之乎

定之方中卒章

為君之道富民莫重于農桑富國莫強于牧馬然必上能致勤則下始知勸農桑得所必至足民其心誠實而淵默則畜牧自然蕃息必至富國富民者富國

之本富國者富民之效惟其心塞淵故能力於農桑之務而勤於民事乃其心塞淵之實也

衡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之患惟不安分而多嗜欲則忮害貪求靡所不至喪德伐性由兹而興故君子之道思不出其位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君子非不欲也然非我之素有則横木為門聊以棲遲可也食前方丈羣羞庶品君子非惡之也然不

可以苟求則泌水洋洋可以樂飢亦足矣惟處心之

既安而不妄動則素貧賤河魴與鯉雖美吾不思而

必食齊姜宋子雖貴吾不慕而必妻天下之物又豈

有能動其中者乎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詩意相類○孟子我得志弗為章與此詩意互

相發聖賢得志之時尚不肯為

如此况隱居而處下位者乎

小雅

鹿鳴

首章言初筵之時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

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而又欲其遨遊以盡歡也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所以示我者甚明德音孔昭盛德之著聞也視民不恌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也君子是則是傚其德可以儀軌百僚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意既作樂承筐以侑賓矣又燕飲遨遊矣意猶未足又和樂且湛可謂

過三爵矣然其所以過於樂者為娛嘉賓之心而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為師法也則雖于樂而不至于淫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懽欣和悅之情而尊賢貴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四牡騑騑章

使臣固當盡心于事君而亦未嘗忘其親也人之行莫大於忠孝二者固難以兼盡故為使者於服勞王事之時而思親之念終未免戚戚于懷也○人之所

以為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大倫也賢者處而居家則當盡為子之道而孝于事親出而從仕則當盡為臣之職而忠于事君然而切于甘旨之奉者固無由宣力于王朝而有官守言責者亦未免闕于晨昏之禮故古之賢者每以忠孝不得兩全為病而出使之臣常以不得養其父母為念也但人臣竭力于王事者禮之常也而不得養其親者理勢有所必至也奚敢以私恩而廢公義哉亦奚敢自以為勞而形于

言哉惟先王能通天下之志以為人情不過乎此故
于其來叙其情以勞之也○臣子之于君父義不得
兼繫而情實難于偏忘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
兮瞻望母兮行役之人皆有是心也自言其愁苦則
怨上之人慰勞而代之言則悅

皇皇者華

舜初即位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子之大務未有
先于廣聰明也蓋輿圖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可及民

生休戚非一人知識所周知故必遣使于四方所以宣德意廣聰明而防壅蔽之患也然必得其人然後可任其職得其人而待之之禮未至亦難以責其成既得其人又待之以禮則為使者下以慰遠方徯望之情上以荅人君付託之重思致其勤以副上下之望者自有不容已者矣王畿之外侯甸要荒之遠民俗之隆汚政事之媺惡皆吾君所欲聞而吾為使者所當竭力而徧于咨詢者也曠廢之未脩贊教之未

洽皆吾君一視同仁之所闕而吾為使者所當盡心而博于訪問者也馳驅之際攬轡之頃當思使九重之上聞其所未聞閭閻之細達其所未達又豈敢懷居而少暇息乎

常棣第七章

上言燕私之樂下言友愛之歡燕私之樂適可而止不至已甚如鼓瑟琴然尚有可比友愛之歡樂而又湛已過于樂不能遽釋無物可比湛有過樂之義抑

詩言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其義可見傳以久訓湛久過義亦相近常人之情溺于妻子之私愛而薄于骨肉之親多矣聖人之天性則異于是妻子之奉非不樂也閨門之内一己之私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如琴瑟之作一倡一随律吕之音一鳴一應奚敢溺而過焉過則失中矣至于兄弟之恩本同一氣幼則相聚長而浸疎一有會合之期安得不過于歡而豈容遽釋乎妻子好合而溺于愛

焉則為過而失中矣兄弟既翕不過于樂而遂已焉則為不及而失中矣聖人天下之中正其處此者莫非性情之正也此聖人為能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也此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作其志切其辭長象欲殺舜舜見象而喜孟子言舜之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賢用心同一揆也行葦燕兄弟亦言其綢繆繾綣不能頓釋之意○唐太宗既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後生皇子燕羣臣酒酣語羣臣曰妻子可再得兄弟不可復得不覺泫然泣下古之聰明豪傑天性自與常人不同

天保第五章

此詩祝其君受福之辭不以福言福而以德為福不以德言德而以質實為德可謂知所本矣蓋浮華侈靡或以啓爭亂之原而質實無偽實能基阜安之治人君茅茨土階菲衣惡食躬行于上正欲藇天下之人去奢而即儉禁偽以存誠也今夫斯民惟事乎耕田鑿井樂其日用之常含哺鼓腹于飢食渴飲夏葛冬裘之餘而無慕乎浮華侈靡之習奠居致力于稼穡樹藝居室場圃之業而無事乎虛妄譎詐之風是

民皆能以君之心為己之心以己之徳為君之徳其日用所行真足以稱君心之願欲如是則民物安阜于下人君端拱于上所謂多福又孰有加于此哉三代所尚殷尚質周尚文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今詩人不以文稱周民而以質言何哉周之文所以美者以有其質為之本也文滅其質又惡足稱乎論周之文當參考于此

天保第四章

吉蠲諏士擇日天子宗廟之祭諸侯助祭其餘執事之人皆擇公卿大夫宗戚子弟之賢者為之宗廟之

中以有事為榮不賢者不得與也既諏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卜而不吉猶未得以祭齺謂齋戒滌濯祭期巳定散齋七日屏腥葷格事務以脩其外致齋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以一其内將齊其思慮以交于神明也祭之夕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視牲視濯告充告豐告潔饎謂酒食酒有清酒醴酒玄酒黄流食有犧牲粢盛籩豆庶羞吉蠲為饎實備于禴祠蒸嘗之中孝享之誠乃獻于先公先王

之上互文以并見爾雅頌言祭者多矣惟此詩備言四時之祭于先公先王豈四時之祫祭大享祧祔之主與常祭不同猶書言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歟抑此乃祝福之詩非祭祀之詩故槩言祭則受福如是耳古人重祭祀受福皆本于神一章言福之多二章又言其極多三章言其盛大四章即言福本于神五章承四章之文言神錫以福不在于他只在民之質實卒章專言福日新相繼不窮之意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觀大將之兵威固足以用武而克敵論王者之成算初無待黷武而卻敵葢行師之道雖尚威武而馭戎之術要必以守邉為貴也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之甚盛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制戎之長策不可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以之出塞外涉沙漠以窮敵之巢穴此南仲之所得為而不屑為也務殺伐

獻俘首而以開邉為功此南仲之所優為而不忍為也誠以戰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為愈勝而滅之孰若兵不血刃而戎患自息之為長此則明良之定策馭戎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受命于推轂之日而非他人所得與聞也始也觀其戎陣之整齊可謂無敵于天下終焉察其君相之成筭則兵不血刃而成功此王者之師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宣王北伐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則不惟宣王能脩文武之業吉甫亦能遵南仲之道者也傳曰或曰襄篤也與懷山襄陵之義同言加之上也若訓爲除恐與末章夷字義重若訓爲篤想當時師向朔方之時亦必與玁狁相遇以大軍乘之不能當然後走遁于一時事理爲容若曰玁狁畏威遠遁未嘗接戰則末章所謂執訊獲醜義不得通

杕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四句見于北山詩其辭同其義同杕杜爲正雅北山爲變雅何也杕杜之詩在上之人叙戍役之勞以閔之也北

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有怨懟之心也辭義雖同而苦樂之意異矣此其為正變之別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覽時物之得所而樂之者由其心有真樂故也夫惟中心有可樂之事而又適逢有可樂之景故不覺其樂之至極也茍心中本無可樂之事則雖有美景遇于前而接乎耳目者初與我不相涉也尚何可賦而

樂之哉南仲城朔方以禦玁狁久戍而歸固可樂矣克敵而奏捷畢事而成功尤可樂也其中心之真樂已如此覽目前之景則春日暄妍卉木茂盛黄鳥和鳴蠶桑樂業無非可悅耳而娱目者而吾之執訊獲醜適當其時以吾心之至和而感時物之大和則凡物之各得其所者若有以賛吾悅樂之氣而不可勝言者矣斯樂也南仲之心所有也南仲有是樂而不自言而在上之人代之發揚而歌以勞之則南仲之

歡欣感激又當何如邪

湛露

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有成德天澤之滋潤萬物猶君恩之慈惠諸侯詩人以湛露及豐草興夜飲成禮以湛露及杞棘興諸侯成德豐草杞棘本無用之棄材詩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葢上天無心以成化而

雨露之澤不擇物而周被聖人有心于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今夫天之無不覆幬猶人君之無不統馭也天以高明廣大之體覆冒于上而羣生庶類森然而麗于地者何莫而非承天之澤也人君以崇高之極深居高拱而五等邦君布列于五服之內者何莫而非蒙君之惠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而枝榦條葉洪纖甘苦莫不發榮滋長以遂其生朝覲以時燕饗以禮而尊卑貴賤親疎一也卒章則極道

其勞苦之情

南有嘉魚

篇中烝然二字若訓作發語辭前二章可通末章烝然來思一句中有二語辭亦不可通式燕又思若訓思念來思亦不通當以烝然訓為衆思訓為語辭為是

六月采芑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六月辭意多警懼嚴慎采芑辭意多雍容誇張葢玁狁大素桀鷔侵寇在五服之外荆蠻素服役暫背叛在五服之內二詩均為用兵其氣象大小難易亦少異于玁狁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于荆蠻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采芑卒章又曰征伐玁狁蠻荆来威意葢可見

車攻

五章六章當合為一章言器備而人心齊騎習而射御精斯可以即戎矣七章八章亦當合為一章獵罷而部伍閒息君之惠均及于衆事畢而威令整齊君之德誠出于衆田事息而君之欲不求備終事嚴而君之德無不備之子指當時御事之人允矣君子指宣王也會諸侯于東都播告天下孰不聞其號令所謂有問也既會諸侯車馬衆多田獵馳驟而不聞其喧譁所謂無聲也此皆由宣王威德所致故此詩每章鋪陳實事末章歸美宣王立言之序如此○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于東都其禮大吉日專言田獵不出西都畿内其事視車攻差小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畧亦自不同猶六月采芑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物之美者或有疵物之惡者或有資窮理自脩之君子當致其審也人惟理有未窮故所好者溺于愛而不知其中有疵惡者存焉于所惡一于拒絶而不知其中有可資者存焉是以好惡未當于理而已之德亦不能盡善矣園有樹檀人孰不知其為美材也而吾加察焉則見其下有籜落之冗積是檀可用而籜可棄亦猶人之才有所長亦有所短當取其長而棄其短可也他山之石孰不知其為棄材也而吾加察

焉則見其猶可為錯資之磨礪以為利器用亦猶小人或有可用之才則亦當畧其短而用其長也推是而充之則應事接物舉措取舍毫釐纎悉不謬矣小序云誨宣王也朱傳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亦本小序之說如此類皆有所傳不容少貶

流水

傳以此為憂亂之詩今詳終篇文意亦是畏讒之辭卒章言民之讒言變亂是非曾無有戒止之者是讒言見信誠可畏也故復告其友曰由今以往我友凡一言一動可加敬慎矣讒譖之言上之人信之將有興起之勢若不敬慎則陷于譖人之口其可以不敬乎其者將然之辭與巷伯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之意

同若如朱傳言我能敬讒言無自而興反似無懼之意恐與上下文意不相關屬

白駒

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扶益必有以知國之將危而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在朝同心同德之才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辭如此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縶其馬以永朝夕非不知其潔已而輕富貴也乃欲其賁來而爵以公侯益憂之深而留之切惟知伸已之情而不恤

彼之志耳及其已去而不可即其繾綣之情瞻戀之
意不能已已所留之賢者今不可考其才德聞望抑
亦當時之俊乂歟作詩留之者豈若家父吉甫之徒
與國同休戚義不可去者歟　召公欲歸田而周公
留之時有成王在上召公有可留之道也白駒之賢
者決去而不可留蓋上無明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君臣之正義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必有草木草木山之實也無草木則為空其山矣亦猶大臣執國政者必當平其政以及民若不能平其政亦為空其位矣今覩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于高位乃不能平其政果何故而然邪上則得罪于天而喪亂荐至下則得罪于民而怨讟方興禍亂之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曽無懲創之意咨嗟之聲可謂空食

天祿居高位也始則舉其理之當然者以問之終則指其禍之顯然者以責之古人作詩字字有含蓄取義此章實事須如此說始見古人之意文理貫通下章承此章之意言不宜空我師空字與此章實字暗相應傳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葢仁賢在位則國充實姦邪執政則國空虛昔唐則天時狄仁傑卒后臨朝歎曰朝堂空矣女主之言亦有賢君識度者矣○傳中皆言不平其心恐心字只作政字為切

三章言小人執政不思職任之重是自輕其位不宜遂至空其國也

四章言執政者既非其人則小人必以類進而政亂國危矣愛君憂國之詩人既指其失以責之復加勸勉之而欲改紀其政也

五章言承上章之言而終其意言汝既弗躬弗親而任弗問弗仕以欺天罔人是以致上天不均不惠而降凶災汝何不改紀其政必

躬以親而勿用瑣瑣之姻婭乎汝若能改紀舊習躬親庶政則順于民心而民心息矣若能平其政而罷去瑣瑣之小人則政修而怨消矣政修民亦承和則天道順于上而凶戾亦消休徵至矣六章上二章之意而言王與尹氏終不能改紀其政雖責之而無所懲諫之而不能從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天變不息也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政亂益深也憂心如酲誰秉國成憂之甚而中心憤亂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終不能改無所望之辭也八章言小人同而不和難事而易悅其喜怒不可測實難與之言也七章言小人不足與共事將引而去之而四方同歸于亂而卒莫之之也家父周之世臣與國同休戚無可去之義所謂駕四牡瞻四方者亦假此之詞耳非實有此心也九章十章言君身之不安由大臣之心有所蔽天下之未安由人君之心有未明夫生于其心發于其政政之治亂何莫非由心之

開塞家父作詩反復致亂之由至于終篇乃歸于尹氏與王之心可謂知出治之本者矣

正月

謂山葢卑第五章言是非變亂而不知戒賢否相訣而不能辨上下亦同歸于亂而已

謂天葢高章言憂國者極畏慎而盡言當國者無忌憚而肆毒葢昏亂之朝薮痼已深未甞不使人痛恨而長歎也

九章十章言在載之車方涉危險之地乃棄其輔車則必隳其所載必整其輔車使完固周密然後可以濟險不輸所載亦猶人君當艱危之時乃棄其大材之賢輔而用憸邪之小人則必失其負荷之重必無棄其舊臣使左右侍御皆稱其職庶可有濟而無失也此詩至八章所言危亡之形已成不可復救

此二章復借驅車以明救亂之道惓惓然愛君憂國之誠有不忍恝然之意此詩之所以為厚也○昔人有言將涉千里舍騏驥而策蹇驢可悲甚矣亦此詩之意也

十月之交

幽王内嬖褒姒外任皇父以致天變于上民怨于下故大夫作此詩

朱傳于首章當脫此一語○節南山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十月之交言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何也葢京師者四國之本尹氏秉國之鈞而不能平其政則四方同歸于亂皇父不有其君而作都于向其辭意各有所指一則甚言尹氏之亂政本一則甚言皇父之營己私也

蓼莪疑只作四章章八句　小明疑只作四章章十二句

大東說

衰世虐政賦斂煩急凡所徵求每出于常賦之外至於輸納之時典者復非理責備以難于人而民始困故民不忍指言貢賦之物而託于饋遺之微物而言我之所饋者酒也而西人視之曽不如漿我之所遺者鞙鞙佩璲也而西人視之曽不以為長夫酒之美于漿佩璲之甚長非不難見今乃斥美以為惡抑長以為短則非理而難人亦甚矣民不堪命無所控告

仰天而訴之意謂若果如此則雖空其杼柚亦不足以塞逋慢之咎況民之力作有限而上之貪欲無窮以有限之力應無窮之求其將何堪維庶幾天之明監視之可也若織女之神靈敏速終日能成七襄之幣帛然後可以紓吾之急耳故跂予望之然此亦無可柰何而託于虛空希冀之言耳非實有此事也故繼之曰織女雖有七襄之神速而無及于我牽牛亦不能服箱以遺我蓋由跂織女而因及牽牛而并及

金畢箕斗也衆星既無濟于我而我之窘廹略不少紓徐而視之則箕斗非惟無益而翕舌揭柄之形反若助西人之掊取者此則不敢斥言在上之暴虐而託諸天象以風刺其吞噬竭澤之勢情極哀而意則婉矣跂字恐當如跂予望之之跂引足以望高遠之貌若訓隅字于星象為切于人情差緩○傳曰襄駕也謂更其肆也竊以為凡物有駕皆可謂之襄故舁轝亦謂之奉襄此章所謂襄義繫于此織機床之狀似之○終日七襄言一日之間凡七落機甚言神速之意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共四章

四詩辭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鍾送尸乃奏四夏此亦天子之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為公卿有田祿者之詩益以甫田歲取十千為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鄉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為先王之詩朱傳引吕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宜更詳之

楚茨一章言前人有墾治之功故我今日蒙其澤得以收其利而享祀也二章言始祭迎神而禮儀

速備也三章言助祭執事之人皆能敬于其事而神享之也四章言祼獻之後久而益敬故神之錫之亦各以類而應也五章言祭畢送神而親親之道尤篤而未已也卒章言神歸賓去之後同姓復燕于寢以厚其恩也詩人立言六章各有條序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有前聖平成之功始有後人修治之力不有前聖之功則後人之力無所承不有後人之力則前人之功無所繼大抵前聖整其大綱以遺後人故後人得以

盡其條目之密也夫人繼前人之緒饗已成之業惟能思創始之勤勞撫盈成之匪易是以夙夜勉勉求不負前人之功苟或不知前人之艱難而視今日之成業為易得則怠心一萌百事廢而成業隳矣又何足稱乎楚茨自昔何為亦同此意古人用心忠厚凡事不敢忘本如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章言取民以制而斂散各得其宜省耕以時而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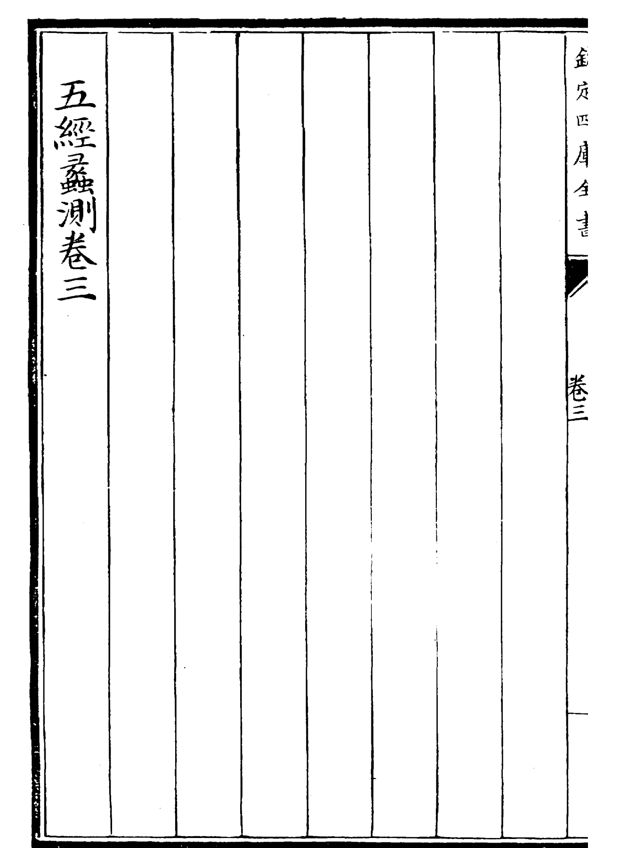
勞益重其禮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備禮而事神既以巳然之利而歸德于民作樂而事神又以未然之利而恩厚于民葢古人之于農事制禮作樂以奉方社田祖之祭其于歲時終始無一而不在于民也秋祭后土四方時農功已成故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乃農事之終已然之利孟冬先祭嗇以祈來年之穀故曰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又農事終而復始未然之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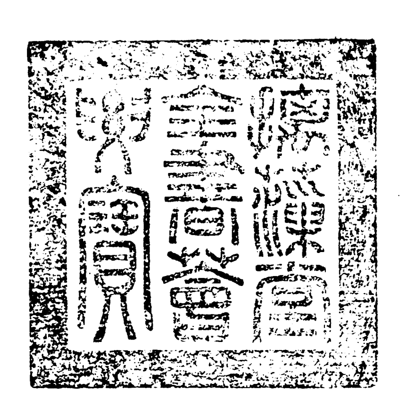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天有餘澤而民好義地有餘利而民好仁夫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無物不體無時不然要在人擴而充之耳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未有仁而虐無告者也今農民仰天之澤而其心先公後私則義不可勝用矣因地之利而其惠及于寡婦則仁不可勝用矣古之人致力于農畝之間而其用心若此非先王之教

其孰能致之



五經蠡測卷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